# 紅樓圓夢/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回　西域賣珠致奇福　南州賑粟荷隆恩

下一回▶

話說黛玉與五兒一干人同搬到竹林庵後，隨即打發王元進京，到榮府中送信。王元在路曉行夜宿，不止一日，到了都中，直投榮府。只見大門上靜悄悄的，王元深知規矩，未敢擅入。

等了一回，林之孝出來見了，彼此拉手問好，因問他為甚北來？王元就將黛玉還魂一節說了一遍。林之孝甚為詫異，便道：「老爺現在衙門裡去了，就來的。來時一同去回。」不多一刻，見抬了一乘綠呢轎子來，後面跟著騎馬的數人，到了二門，下了轎進去。隨有幾位司官也跟著下了車。進去畫稿。林之孝等公事完了，方同王元上去請安。

賈政一面看信，一面道：「奇」，又問了王元一回，道：「你且住著，我商量起來定局。」即到上房，王夫人已得了信，道：「這作何辦法？」賈政道：「老太太嫡派只這外孫女，既然重生，斷無任他住尼庵的理，必須接來。但所遺衣飾，太太可撿出來，派定女人同去；外邊我自與璉兒商量定了，就差人同王元去。」說著，仍到書房去了。

那時，李紈、寶釵、平兒等都在上房議論紛紛。平兒道：「林姑娘與紫鵑最好，衣飾等物只他明白，打發人去，他是必要去的；但四姑娘處又沒人，怎好？」恰好惜春同紫鵑也進來了，大家又說了一回。惜春道：「紫鵑本林姑娘的人，我沒有占他的理，其

餘諸人又未必情願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想入畫是你舊人，本無甚不是，不如且叫他來做伴再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是，但要再派一成房家人，路上方便。」平兒道：「李貴的媳婦雪雁，也是林姑娘舊人，叫他去便了。倒是林姑娘的衣飾，已當十之七八，此刻贖起來不菲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只好揀要緊的贖了些去。」隨命紫鵑跟了薛、李二人，清釐當票；平兒去告訴賈璉，打算銀兩。

過了兩日，李貴夫婦同紫鵑、王元四人叩辭起行。賈政因恐黛玉來時盤費不敷，適甄國公新調了兩江總督，遂寫信托他照應。李貴等一路無話，到了清江，忽聽得荷花蕩口子開了五百丈，下湖一片汪洋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急忙換船趕來，到庵前一看，安然無恙，方才放心。

卻說黛玉在著庵內，因妙公所留第一緘，已經屆期，拆開看時，乃一首七絕云：

明珠一粒寶中涵，月黑月濤仔細探。

侍女牽蘿太寒乞，從茲豪貴冠江南。

下細字注明「六月朔日，將珠懸掛門首，勿誤！」黛玉因命柳家將所留明珠取出：大如雞卵的六十粒；大如桂元的三千餘粒；次如蠶豆、白豆者不計其數，共有十萬八千粒，分別收起。

恰好五兒的姨媽楊家的來說，他男人楊樸洋行裡有幾個碧眼洋人，因望氣知庵裡有寶，特來求看。黛玉知有些來歷，就將異樣頂大的付看。他大驚歎絕道：「寶應湖中本有五寶，今庵主已得其三，無可希冀。只內如葫蘆上半截的這珠，乃我國龍華塔鎮塔念珠的佛頭，後來被毒龍攫去，遍尋不得，今亦在此，如肯賣時，情願重價。」柳嫂子進去回明，黛玉想留之無益，便叫他將這裡寶珠一一指出；那珠就送與他，不必論價。

那人大喜，便道：「那絳珠乃護身卻病之寶；那黃色的是蛇珠，能定風辟火；那黑色的是蛛珠，能破霧辟兵。」其餘怎樣的是夜光，怎樣的招涼，怎樣的是珠母，一一說個明白；又道極細碎的叫珠塵，若燒令存性叫元霜丸，可染鬚髮並令速長。

因道：「我本想在此做些事業，故開此洋行，並在甘泉山石倉囤米十萬石，以俟時來。今物既有主，又承送我佛頭珠，我立刻要回本國，另圖事業。願仿扶餘王遇張一妹

故事，將洋貨店本廿萬及米十萬石送與庵主，以結後緣。」黛玉初不肯受，當不得那人晚上將鎖匙、帳簿分別封固送來，自己已飄然去了。

黛玉只得命柳嫂子及芳官前去，和楊樸逐一點收暫管。

那知到了五月三十，風雨大作。黛玉想著緘中話，傍晚將所藏蛇蛛珠掛在大門。到了三更時分，只聽得風濤聲、呼號聲不絕，不敢開看。直至初一下午，水也漸落，天也晴了。楊老敲門來說：「昨夜，外面人家已衝去無存，只有庵後幾家仗庵擋住，得以無恙。」大家詫異。

隔了數日，忽有人叩門，芳官只道是王元回來了，開門看時，卻是本圖保正。因本縣要下鄉勘災，來借公館。芳官不依，保正道：「明日同了公差，硬來鋪設，看你依不依？」芳官回了黛玉，正沒理會。

次日清晨，打門亂響。芳官道：「又來了。」及出問時，恰是紫鵑一干人，忙開了進來，彼此問好。芳官道：「姑娘沒起來呢。」正說道，五兒出來道：「姑娘請紫姊姊進去，雪姊姊早有別的主子，不必進去。」雪雁紅了臉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紫鵑道：「姑娘的脾氣你還不知？我先進去，自然替你再回。」

隨同五兒進去，見了要行禮，黛玉不肯，拉手哭了一會，便道：「我同你是再世姊妹，此後別叫姑娘。」紫鵑只得答應，又替雪雁回了。黛玉沉吟半日，道：「既如此，外面見罷。」

黛玉出來，雪雁忙趕上來，黛玉道：「雪姑娘是客，快請客位裡坐。」雪雁聽了，忙跪下道：「奴才與紫鵑一樣是姑娘舊人，姑娘還要一視同仁，何苦糟蹋奴才？」黛玉道：「紫鵑那裡比得上你，你－－我未死已爬上別的高枝去了。」雪雁知話中有眼，忙碰頭道：「奴才知罪了。這都是鳳二奶奶詭計，姑娘可憐奴才上了當罷了！」說了又碰頭。黛玉歎了口氣道：「且起來，裡面說話。」

五兒又替王元等回了，他們三人就在院子裡行禮請安。黛玉道：「來得好！地方正在此放肆，為借公館要拉芳官到官呢！」

李貴道：「本來老爺有書給制台甄大人，托他照應。甄大人現在查災在揚州，明日

帶了書去告訴，看他還敢放肆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也好，你們就去辦，省得費唇費舌。」隨同紫鵑等進去說話去了。王元便讓李貴去吃飯，飯後即向甄大人處投書。

次早王元到庵，只見保正同了幾個公差，在殿上吵著。王元上前相見道：「這是林府的家庵，休得混鬧！」保正道：「什麼家庵不家庵，你來管，就鎖你去！」那幾個做歹做好，正要訛錢，忽見門前又來一船，走上一個來，道：「王老二，怎麼樣？」王元道：「他們要拿我呢！」後面一軍官，拿起馬鞭向保正就打。保正正待發作，又一個喊道：「還不給二太爺們請罪！這是大人親戚，昨晚去投了書。大人大怒，連本官幾乎要參，求了個難，才差這位副爺來看。你還不懂事？」眾公人看時，卻是本縣兵房。大家慌了，方向李、王哀求。王元道：「誰叫你太狠？這回兒知道了！隨進內，回了黛玉。黛玉道：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」眾方散去。李貴又回：「昨制台門上說，奉旨來勘災的就是我們大人，約月裡可到。」黛玉命李貴歇息數日，即趕上去。隨後將不再來京緣由，寫成一稟，令往探投。

李貴行至山東境上遇著賈政，投了書。賈政命先回庵，俟到揚後再親自去看。黛玉得信，日在庵中等候。不一日，報賈政到庵，黛玉連忙接進。行禮畢，在中堂坐下，便親送了茶，方才侍坐。賈政道：「王元來說，姑娘回過來了，我同你舅母喜歡得了不得，就來接你。怎麼說不來？就外道了。」黛玉站起來道：「甥女小時在府裡，蒙老太太同老爺、太太待如親生，感激不盡。後來不善調攝，以致夭折；又蒙殯殮送回，實在無恩可報。但回生過來，世緣已淡，且思前事都如夢中，決計在庵焚修，不再受紅塵懊惱了。」

賈政見黛玉道裝，心裡很不舒服，道：「姑太太只留你一脈，九泉之下也望你如中郎王粲故事。這樣如何使得？我連日公事煩心，稍閒總要接你去的。」黛玉不好駁回，便說開去道：「舅舅，甚事煩心？」賈政道：「現在饑民百萬，天天吵賑，無如揚州倉穀早虧空完了，向紳商寫捐，又緩不濟事；且外江米商船隻不到，真正沒法！」說罷，搓手。黛玉道：「如此甥女還有幾石米，舅舅且用著如何？」賈政笑道：「姑娘究竟不知世務，現在煮賑共有十廠，每廠一日要四五十石。你就有幾石，中什麼用？」黛玉道：「甥女所得約有十萬石，舅舅且用著，再招商便了。」賈政聽罷，立起道：「這話真麼？」黛玉道：「甥女焉敢說謊？」賈政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這就叫林之孝傳諭辦理。」自己也在庵中吃了飯，回公館遂命文武官員分廠賑濟。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